

古文世編

八十七卷

漢書門類		三七二號	九函	五冊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七二號	五冊	三五九函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32
冊數	50	(44)
函號	359	54



古文世編卷之八十七

淺草文庫

蘇洵

易論

樂論

春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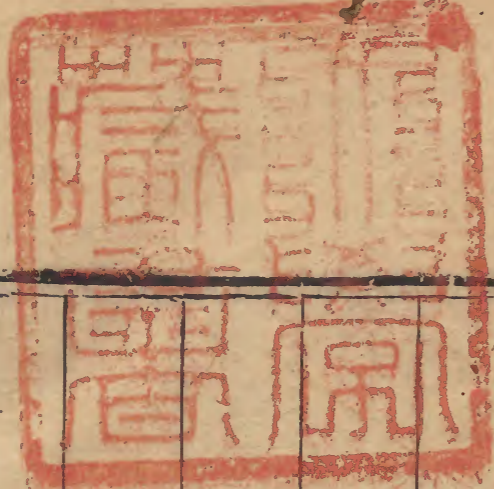
史論中

諫論上

明論

辨姦

任相



御將

心術

廣士

審勢

六國

管仲論

高祖論

上田樞密書

族譜引

蘇氏族譜亭記

木假山記

仲兄文甫字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潛虛總論

張敦實

玄以準易虛以擬玄論

古文世編卷之八十七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易論

蘇洵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
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
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
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

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
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
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
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
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
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
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
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
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

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
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
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
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
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
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
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
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
天地之象以爲交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

古丈世錄 卷之八十一 二 三百三十三
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
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
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
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
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
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
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
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
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

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
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
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
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
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
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
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
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
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

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
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
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
無窮也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旣行也易而難久天下
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
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
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
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
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旣而其法果
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
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

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
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
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
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
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
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
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
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
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鵠肉有董然

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
爲諱去其鵠徹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
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逾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
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
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
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有不必然者則
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
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
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

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

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天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

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
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
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
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
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
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
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
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

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
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
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
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
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
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
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天子繫易謂之繫
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
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

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
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
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
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
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
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
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
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
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

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
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
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
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
為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
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
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
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
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

史論中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
 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
 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
 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
 之傳廉頗也議林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
 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
 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
 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

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

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

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
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
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
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
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
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玁狁亦
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
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絕
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

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
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
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
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
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
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
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
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
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非天子

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
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
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
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
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
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
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
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斷而使後
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諫論上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
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
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
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
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
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
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
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

古文世編 卷之八十一 一百廿
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
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
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
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
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
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
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
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
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

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
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
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
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代魯武公以麋鹿
脇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
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
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
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
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

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
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
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
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
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
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
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
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
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
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
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
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
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
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古文世系 卷之八十一 十六 九十三

明論

蘇洵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

古文世系 卷之八十一 十六

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
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
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
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
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
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
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
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
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

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
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
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
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
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
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咲也齊威王卽
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
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
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

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
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
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
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
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
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辯姦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
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
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
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
何也好惡亂於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
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
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
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

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
與物浮沉使音無忌憚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從而亂天下乎蓋固足以敗國然而不
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
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
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
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
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
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

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
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
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
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
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
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
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

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百九

任相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
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伴也國
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
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
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
司耳非相伴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
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廉節好禮不可
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

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則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

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

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
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
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
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
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
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
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步于下掌儀之官名
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
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待之

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
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
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
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
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
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
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
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天下多事朝廷憂懼
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恠焉然則必其

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後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

一
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
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
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
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
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
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
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
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旣不多有得
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

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
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
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
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要其成功或曰
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
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
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
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

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

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

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漢書卷之八十一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奔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旣戰養其氣旣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

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
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
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
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
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
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
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不動
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
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

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
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
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
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
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
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
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
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
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

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
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
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
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
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
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
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鳥獲不敢逼冠
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
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廣士

蘇洵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
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
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
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
坐之郡國而不以爲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
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
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
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

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

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久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

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
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
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
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
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
俊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
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
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
情狀變化出入無不審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

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
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有
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
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
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
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
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疑也長吏一怒不問罪
不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
常曰長吏待我以大疑我何望而不爲大疑哉

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大疑之行不肯爲吏矣
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
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
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者然後察其賢
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于冗流之間則
彼有冀于功名自尊其身不敢旬奪而奇才絕
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爲章句名
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
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習有時而窮也使吏胥
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
士制策網之于上此又網之于下而曰天下有
遺才者吾不信也

審勢論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萬千年而不
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
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
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
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
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
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
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

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出
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後說不果用今者
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
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
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
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
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
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聖
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已則

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
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竭
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
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
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
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然而不
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
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
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

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
末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
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
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
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
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
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
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
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生者先審其陰陽而善

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
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
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
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
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
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
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
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
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

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疆大及其
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
民是謂以疆政濟疆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疆
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
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
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
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
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
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以此此之勢秦之所恃以

疆之勢也勢疆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
可疆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
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
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
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
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
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
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
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

古文世系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
羗胡疆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
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
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
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
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
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熟
之能爲是以負疆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
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

勢弱之難治也借如虜回之勢必變易其諸侯
而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
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
朝改而夕定也夫齊百之疆國也而威王又齊
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
不知其國之爲疆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
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
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
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

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得之亦常恐恐然懼刑法

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道政政彊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

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
霸者之事也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
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
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
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
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
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
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
是誅鋤其彊梗怠惰不仁之人以定紛亂故記

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
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
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
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
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
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
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
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六國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在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

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
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
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
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顛
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
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
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
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
賂秦是故燕雖小國一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

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而趙嘗五戰于秦二敗
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
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
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
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燕刺
客不行趙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
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
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
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

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
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
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
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
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
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
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
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
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
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

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
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
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
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
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
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
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
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
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無仲則三子者可以

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射死之言可以繫桓公
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
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
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
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
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
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
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
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

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
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
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
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
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
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
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
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
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死遽伯玉而退彌子瑕

故有身後之諫蕭何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
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
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
賢者而復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高祖論

蘇洵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祖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

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臣之意曰高祖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崩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去故削其黨

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方亞父嘆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

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
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
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
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
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
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
尚在未必與祿產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
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
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心後椎埋屠狗之人見
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心然從之耶臣故曰彼
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上田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
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
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
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
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
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
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
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

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
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
其名曰逾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逾天
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
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
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
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
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
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

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
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
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
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
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
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恠夫後之
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
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窮困耶則天下後

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
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
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
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
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
千金之子可以貧人非天之所與雖
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
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
雖以生人殺人之權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

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
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
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
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
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
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
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
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
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

古文世系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三
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
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
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鼃錯得
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
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
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
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
以自老不肖之身不日而天之所與者不忍

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滿天下天下之士用
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
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
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
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
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
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古今世系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一百一

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
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
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
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
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
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
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
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

古今世系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一百一

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
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
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
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
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
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
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
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
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
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
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
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
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
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
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
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
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
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

古墓世系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三
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
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
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
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于墓下旣奠列坐于亭
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
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
之如見恠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
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于某人也夫
某人若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

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
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
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
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
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
自斯人之篤于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
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
爲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
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

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
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
殤拱而不夭任爲梁棟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
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于
斧斤出于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
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
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非徒感之
而又有所敬焉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
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日莊栗刻峭凜乎不可

犯雖其勢服于中峰不然若無阿附意吁其
可敬也夫其有所感也夫

仲兄文甫字說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滯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

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
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
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
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
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
及第第四人守宮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
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
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

潛虛總論

張敦實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而名之是為道太極玄
氣涵三為一衍而伸之是為數兩儀之所以

位象類之所以成形天下國家之所以致治悉
不外乎道與數聖人筆而載之是為易子雲

太玄所以明易也溫公作潛虛所以明玄也易
之作出於不得已玄虛之作豈亦出於不得已
乎自雄之作玄議者已紛然矣獨有於虛乎曰
易者經之原也其道奧而難知溫公固嘗云易

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故易始於乾則以萬物之所資始所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是也終於未濟則以變故之不可測所謂易不可窮故以未濟終焉是也玄始於中則以一元之氣所由基所謂一氣潛萌於黃鍾信無不在其中也終於養則以一歲之氣所由復所謂星如歲如復繼之初是也虛始於元則以元始也所謂冬至之氣起於元是也終於餘則餘終也所謂

天無餘不能成變也

也即是推之則卦首

然始無以也

著策本乎大衍而虛

其一玄之著策本乎入地而虛其三虛之著策本乎五行而虛其五故乾之策二百一十七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而計之凡三百有六十一以當暮之日衍而積之凡萬有一千五百二以當萬物之數此易之著所以用四十有九也天之數十有八地之數十有八合而計之凡三十有六以律七百二十九贊衍而積之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當歲之日此玄之著所

以用三十有三也五行相乘得二十有五又以
三才乘之得七十有五以占五十五名衍而積
之凡三千八百五十策以成變化之用此虛之
策所以用七十也卽是推之則策算之無窮無
以異也分而爲二掛一於指揲之以四歸奇
劫此則易之揲法也先掛其一半分其餘揲之
以三并餘於劫此則玄之揲法也分而爲一
掛左一揲左以十歸餘於劫再分揲右皆如左
一揲去也 四故取七八九六

七八

之畫虛揲以十故取左而生成之數以

體之名是則揲法之同也七爲少陽八爲少
而七八爲無變九爲老陽六爲老陰而九六爲
有變不變者靜而守其位有變者動而有所
此則易之占法也且筮用經夕筮用緯休則逢
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此則玄
之占法也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
後主者陰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此則虛之

古文世
卷之八十一
七十一
三十一

占法也易取其變故以九六而辨其吉凶玄取其逢故以從違而別其休咎虛用其變故以幽顯而辨其臧否是則法之無以異也夫以首準卦以名擬首以贊準爻以變擬贊以四位準二體以十等擬四位以五行準八物以生成演行至於卦首名之相次策算之無窮著之數之法未有不同者自非好古樂道用心於內然自得於儀易之旨者孰能知楊子雲深湛以臻易之奧也

古文世編卷之八十八

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

蔡襄

論人君在至誠至仁

呂公著

報韓維書

蘇舜欽

禮論

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老子

祭歐陽文忠公文

新田詩

芝閣記

唐論

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擬峴臺記

移滄洲過闕上殿劄子

送江任序

太極圖說

周敦頤

通書

愛蓮說

十事疏

程顥

春秋傳序

程頤

進經筵三劄子

論辨延和講讀不可

古文世編卷之八十八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 蔡襄

臣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竝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免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

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橫行於外則權與人主侷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威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不此不亦不將也

曰入主當對風所制公意收其眼乎不
 方少淵林對亦阻事無不知今之謂首眼不
 其效故共刃之土也亦對收其刃之至其效
 也效故共刃之土也亦對收其刃之至其效
 入主對共刃之土也亦對收其刃之至其效
 之效故共刃之土也亦對收其刃之至其效

報韓維書

蘇舜欽

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
 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
 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
 敢犯人顏色不敢論議時事隨眾上下心志蟠
 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决
 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粹去下吏人無敢言
 友讎一波共起詭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
 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鈎牘言語欲以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
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
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
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
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
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
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
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
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
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
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
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
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
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
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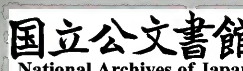
者也故聖人惟務脩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人何預乎惟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人力可以無與

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也則亦近於愚矣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
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
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
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
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恠巧瑰琦其積於
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
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
雍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
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
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
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
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
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為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
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
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
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
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
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
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
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為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
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
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

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
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
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
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
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
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
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
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
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

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
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
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
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
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
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
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
矣而俗猶未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
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

古文世編 卷之八十八 三十一
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
絕之則此書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
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
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
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
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
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
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
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

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
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新序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
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
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
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
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爾已故
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
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
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

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暗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

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何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允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

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懿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杙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知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

古文世編 卷之六十八 三十一
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紀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卽乎其人是不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

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家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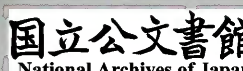
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
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
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
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
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
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
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
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

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
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
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事迹曖昧
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
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
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
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
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
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

忽哉... 夫豈非... 一物... 惟然... 雖... 誠... 精...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



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雍蔽
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
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
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
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
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
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
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七十郡得兵二十
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

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
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
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
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
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
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
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
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
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

古文世編 卷之八十八 三十一
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
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
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
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
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
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
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
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
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

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
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
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
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
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
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
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
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
謂有志者也

古志述事以爲示世者不勝其多而後世有公之嗜
與而事之也以風示世者其公之嗜亦不以其何
非然亦所文者世不勝其多而後世有公之嗜
以想入承其師之風也其公之嗜亦不以其何
野之不風我師以無其文其至也其然其
蘇蘇不而蓋昔固不壞於師之旨無益入之
與知之者處乎之末而昔之曰願其在夫公之
蘇公及師以公之嘗爲世師也後世所以師之
與師以善其曰其師也後世所以師之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
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
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
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太丘其隍
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
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
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淹毀蓋
藏棄委於榛藪蕪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

君得之而喜增甍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
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薨因而爲臺以脫埃
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豁之平沙漫
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
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
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
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
夫荒蹊藂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
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歛日光出沒

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
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
者激烈或覲觀微步徬徨徙倚則得於耳目與
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
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
水旱螟蟊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
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
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
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

古文世續 卷之八 三五
二七七
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
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
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曾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
光錫祚烏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
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
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
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旣立不明周自后稷
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
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
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

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
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
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
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
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
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
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
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
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迹內輯師旅而齊

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
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
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
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
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
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
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弁容徧覆擾服異類蓋
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

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
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
燧無鷄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
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
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
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
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
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
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

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授立有德傳付惟
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
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愷悌之行足以
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於誠心民皆
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
路祭巷哭人人感動獻歆其得人之深未有知
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
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
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

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
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
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
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克
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神聖
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
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
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
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

迹脩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
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
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
行之効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
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
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
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
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
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

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
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
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
禁蓋未嘗興一暴殺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
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
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
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
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
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

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
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
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
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
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
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
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
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籛
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

古今世綱 卷之八十八
三十八
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抱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

所由與夫武王之所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河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置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

古文世編
卷之六十六
三六
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洵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

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洵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

親有德嚮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
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
光美實日新歲益閑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
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
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
下之所擇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
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
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
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
所侵加蛇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
湍墮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贏糧舉藥
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
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

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
難遵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
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引
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
及下之仁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
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與
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都邑坐其堂奧道途所以
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
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

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
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說之變利害得
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
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先生老者之所告也
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
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脩百姓之急其施
爲先後不待苟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機已斷
於胷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
事哉臨川江君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

古世緒 卷之八十八 四十一
三百三
牧相交樹木菓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
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
之樂而厭聞飮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
明敏急之才潔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
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
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
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
其行書以送之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
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書

周敦頤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
源乎 右誠上篇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
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
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

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右誠下篇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
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右誠幾德篇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
幽誠神幾曰聖人 右聖篇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
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右慎動篇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
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
耳 右道篇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
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
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
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
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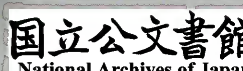
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右師篇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右幸篇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

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右思篇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右志學篇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



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
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右順化篇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
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
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
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右治篇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

和故禮先而樂後

右禮樂篇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
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
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右

務實篇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
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
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
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

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
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
弗愛且敬焉 右愛敬篇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
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
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今闢今其無
窮兮 右動靜篇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

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
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
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荼
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
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
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
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

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右樂上篇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右樂中篇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右樂下篇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右聖學篇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右公明篇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右理

性命篇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

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右顏子篇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右師友上篇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

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右師友下篇

仰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右過篇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右

勢篇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

古文世編 卷之八 三
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
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
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
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
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右

文辭篇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
名也薄亦甚矣 右聖蘊篇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
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
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
奧乎 右精蘊篇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而後至乾之用莫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

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右乾損益動篇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禫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

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右家人睽復篇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右富貴篇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右陋篇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右擬議篇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右刑篇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

公而已矣 右公篇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右孔子上篇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右孔子下篇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

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
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右蒙

此其于乎中其長平論
宜乎萬世其樂王孫太王時感祥也之無悲
也願出烟美精我首外而西以對主春林對此
春林正王後即大去也下于為發世王昔而餘
公而月天休公餘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
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
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
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
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
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其所以爲治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
 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
 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
 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
 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
 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
 而不至於此者其所以爲治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
 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
 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
 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
 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
 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

十事疏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
 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
 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
 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
 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
 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
 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
 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

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
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
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
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
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
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
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
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
人必須師友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

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
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
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
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
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
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
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
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畧不可不正井
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

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
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平民雖多而衣食
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
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
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
鄩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
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
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

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
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
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
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
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
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
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未免大患此亦至
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
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

古文世編 卷之八
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
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
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
方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
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
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
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
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
居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

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
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
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
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
酌古變今矜孤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
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
六府六府之任治之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
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
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

古文世編 卷之八十八 三十一
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
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極則將如
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使將養
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
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
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
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
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
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
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
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
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
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
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
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夫八閩而宜也... 昔也出... 志豈不精而... 豈肯不精而... 豈肯不精而... 豈肯不精而...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 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 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 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 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 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 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

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
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
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
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
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
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

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
其微詞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
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
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
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
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
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

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
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
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
聖慈特賜俞允其一曰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
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
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
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
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
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

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
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
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
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犬率一日之中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
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
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
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
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

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主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敬愛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

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翫器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

古文世編 卷之八十八 六十四
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懾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

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講書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時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辨延和講讀不可

程頤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
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
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
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
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不必恤然
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辯之若臨之言止於
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辯尚可也
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之見臣職當輔導安

得不辯臣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
學在位者不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得
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仁義之言難
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
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
世毋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以至公爲心孜
孜爲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
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
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

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
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功日新
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
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
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
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污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
之士益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
之道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
愛君以卑抑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

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
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
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
下之遠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
心不過以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
夫殿上講說義理之意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
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
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
上當時乃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后之

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
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
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
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
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
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不肯於不
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說未嘗不規
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
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其崇政設職

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日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王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輝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者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曰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曰常

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而不

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也周宣
帝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可謂
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
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
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
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
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
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
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美雖未能盡行

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業
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
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
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
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其
所獻納如是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
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
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
廷在位皆知之雖鄙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

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禮義不敢任其卑俗之見
懼獲鄙於聖世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
進弊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
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臣等謹將
所請

